



# 签约季节

馬羚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2584

QIAN YU 钱昱

西約季節

马羚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签约季节/马羚著 - 北京:  
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8 5

ISBN 7-5039-1752-0

I. 签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
中国—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  
第11565号

总策划: 名人晓理

责任编辑: 仲江

封面封底摄影: 林添福

插图摄影: 朱彤海 吴波

赵伯 杨伊宁等

装帧设计: 屈剑峰 蒋宏

**签约季节**

马羚 著

**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**

(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毫米 1/32

印张: 16.5

字数: 350千字

印数: 1 ~ 20000册

定价: 26.80元

1998年5月北京第1版

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39-1752-0/

· 771

## 也算是“序”

接到马羚一叠厚厚的稿件，居然是她写的小说，而且是“长篇言情小说”，实在叫我吃了一惊。认识马羚，有几年了，对她时装设计专业之外的“专业”——演戏，我一直很欣赏。像她在电视剧《爱你没商量》中那段喝得大醉，坐在大街上那场戏，就不是一般演员能轻易做到的。平常与人聊天时，也常说马羚的戏“有个性”，“放得开”，但我从未想到，她还能写小说。至于说，叫我给一部“长篇言情小说”写“序”，更是匪夷所思。转念一想，既然马羚敢写小说，我又何尝不能写一篇“序言”呢？

我一直十分崇拜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文化巨人。就以列奥那多·达·芬奇来说，对他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惊于他的才能范围之广阔。他不但创造了《蒙娜·丽莎》和《最后的晚餐》这样流传千古的美术作品，他还是伟大的物理学家，在透视光学、流体力学等方面都有拓荒式的建树，甚至于对潜水航行以及飞行器进行了构思和设想。在文学方面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为美术作品《洪水》所写的札记，其形象之丰富，表现力之强，使大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也奉为楷模，成为奠定电影艺术的蒙太奇理论的基石之一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出现达·芬奇这样的“巨人”决不是什么个别的，偶然的現象。

时代需要巨人，我们也处在巨人倍出的时代。今天

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,“隔行如隔山”成了大家都接受的真理。有人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使之如此,也有人说这是攀登任何学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,我看未必。热爱小提琴并没有妨碍爱因斯坦钻研相对论,画水彩画也没有影响丘吉尔领导反对希特勒的战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马羚除了演戏、跳舞、设计服装,还写小说就很可喜。何况在文艺这个宽广的领域里,归根结底,这些都是“人学”,有互通的一面,可供借鉴的一面。演戏也好,写小说也好,都是要下大力气,要刻苦学习和钻研的。

我赞成一位艺术家兴趣广泛,不拘泥于形式;我也欣赏敢于涉猎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领域的勇气。这大概首先需要战胜自己的怯懦。

马羚年轻,今后的发展还很难逆料。“年轻”自然有局限性,但是也有某种优势。对年轻人来说,世界是新奇的,变幻莫测的,引人入胜;同时,有才华的年轻人往往是敏锐的、热情澎湃的、敢于冲破清规戒律的,而且是思想活跃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社会经验的丰富,人会成熟起来,甚至于世故圆滑乃至消沉。我希望马羚能够免俗。但愿20年后,她还写小说的话,能保持今天对世界观察的敏锐角度,对待生活乐观泼辣的态度,永葆创作的青春。

这也算是“序”吧!

莫若诚

1998年5月于北京

## 第一章 开始·相识 ..... (1)

这是一个久已萦绕在我心中的故事,她似真似幻般地纠缠着我;

这是一个凝聚着十多年的梦境,她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已经非常久远……

## 第二章 命运·婚约 ..... (107)

命运和婚约在每个人不经意时都会到来或者消失。

人们怀着不同的愿望期盼着,但是它不会在每个人面前驻足。

所以有人留住了它,有人却永远地与之擦肩而过。

无论怎样,命运安排了许多。

所以不要埋怨他们。

## 第三章 签约·错位 ..... (233)

人们被社会的发展左右着、选择着,每个人的命运无法抵抗地接受着时代赋予他们的一切——幸与不幸。

## 第四章 解约·骤变 ..... (345)

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丑恶,这丑恶是人们自己

造成的。

人们无法避免,有人是因为自己而丑恶,有人  
是因为别人而丑恶,

但是,生活里依旧有阳光。

太阳在每天的开始都会照常升起,  
黑暗无法取代一切。

所以,我们学会了忍耐,

等待着明天的太阳能够照常升起。

..... (457)

第五章 回归·结束

梦想,似乎只是年轻时的专利。

在经过许多以后,人们会耻笑梦想。

但是我坚信梦想是存在的,不管多少人鄙夷  
她,奚落她。

但在我周围,那些可爱的人们

还在追寻她,信赖她,

为她付出着一切。

..... (516)

尾 声

..... (519)

后 记

# 第一章

开 始 · 相 识

这是一个久已萦绕在我心中的故事，她似真似幻般地纠缠着我；  
这是一个凝聚着十多年的梦境，她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已经非常久远……

Malinda



## 1

那是1988年的秋天，在北方偏远的小城镇上，一切都那么平凡、安逸。

窄窄的街道拥挤着密密麻麻的人群，这里是小镇的中心地区；人们喜欢聚集在这里；低矮的灰色砖墙垒起的房屋杂乱地排列在路边。

随着人们的践踏和各种自行车、破旧的三轮车碾过的街道，尘土飞扬，聚集的人们相互拥挤着、碰撞着，没有谁会埋怨谁，因为他们都久已习惯了，这就是热闹，就是有“人气儿”。

空气中混杂着小贩们喧闹的叫卖声，淡淡的烟雾灰尘笼罩着一切，似乎把小镇染成了一片灰色的景致。

街心中一条耀眼鲜亮的红色大横幅改变了这昏暗的气氛，横幅上用白色的美术字写着：“热烈欢迎著名歌星李西及京城明星来我县演出”。

拥挤的街道上一辆出租车躲闪着人群缓缓驶来。

车厢内的司机烦躁地探出半个身子吆喝着：“让开，让开，看车！唉，你们闪着点……”

人们似乎没有太注意汽车的“威胁”，依旧拥挤着，自顾自地忙碌着。

出租车里坐在后座的是一个与眼前的环境非常不协调的女人，长长的黑发顺从地垂在肩上，黑色方形的墨镜遮住了她略显苍白的半张脸，唯一让人感到注目的是那涂了厚厚的黑红色的嘴唇，她安逸地靠在车座上，轻启樱唇道：“你们这儿的交通真不好。”

虽然是轻轻的声音，但那有些沙哑的音色构成一种无形的威严，司机似被这声音吸引着，立即回身含笑接道：“其实我们这儿平

常不这样；这不北京的名歌星来演出嘛，大家都争着想瞧瞧电视里的真人，到底什么模样。”

女人的脸庞几乎不动，只是左边的嘴角轻轻地向上翘翘，代表了她的微笑。司机从反光镜中注意地看着这女人，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女人，一种难以描述的妩媚使人完全容忍了那无比的傲慢，他情不自禁地继续唠叨着：“小姐是来做买卖的吧？”

女人含糊地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司机起劲地接道：“没什么意思。我们这种小地方能坐得起出租车的人没几个，小姐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，你不看看北京来的大腕吗？而且，四五十块钱的票价对你应该也不是问题。”

女人明显惊诧了，立起身子问：“你说他们卖票演出？”

司机乐了：“现在看演出那有不买票的呀？除非是我们县剧团的‘唱大戏’。这种北京大腕的节目，四五十块钱一张票算是便宜的，您真想看的话，现在买票就要找票贩子了，起码得 100 块钱一张。”

女人的嘴唇又有了动作，明显感到她的不安；司机看着反光镜，试探地接道：“小姐，您真想看演出吗？我还有一张票，给您算便宜些，您就给我 70 块吧。”

女人没有接话，司机有些讪讪地继续开车，依旧留恋着后视镜中女人那娇艳的唇……

汽车停在剧场门前。女人摇下车窗看着，依旧没有摘下墨镜。

小剧场外围满了人群，巨幅广告牌上写着“为庆祝湖兴电器公司成立三周年纪念演出，特邀请北京文化局星星演出公司协助，举办盛大晚会，时间：1988 年 9 月 3 日 19:00，票价：30~50 元一张”。玻璃框中贴满了演员的照片及介绍，最耀眼的一张巨幅照片正是车上的女人。

女人慢慢摘下墨镜，我们终于看到了她的“全貌”——一张轮廓分明的脸。

“冷、艳”，用这两个字就可以完全概括李西的一切。

很明显她非常激动，暗红色的嘴唇扭曲着；一双异常细长的凤眼中似喷出了火般地自语着：“太过分！”

司机看看那张艳照又看看身后的女人，恍然大悟。他掩饰不住兴奋几乎有些颤抖地大声道：“李西！你就是李西！哎呀，我……我真是太荣幸了。李西小姐，我……我不收您钱了，您、您……”

李西冷冷地看了一眼司机，又将墨镜重新戴好说道：“不，我们不结账，你再拉我回宾馆。”

她幽雅地摇上车窗，司机依旧处在兴奋状态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为、为……为什么？您……您这不是要……要开演了吗？”

李西沉着脸冷冷地道：“我忘带东西了，请送我回宾馆。”

司机楞了一下，随后启动了汽车，疑惑地：“您、您忘带什么了？”

李西淡淡地：“嗓子。”

出租车穿过人群耀武扬威地离开了剧场。

剧场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着一首流行歌曲：

“跟着感觉走，紧拉住梦的手……”

小剧场后台的会议室中，厚重的窗帘上铺满了一层灰色的尘埃，让人搞不清它本来的颜色到底是什么。

高高的屋顶角落中挂着在这里居住繁衍已久的蜘蛛，依旧是那沉寂的灰色笼罩着一切，一台老式的挂钟指向5点20分，很明显这个剧场起码已经有将近10年没有启用了，人们大概从“样板戏”的时代之后，对这里就已疏远了。

现在聚在这里是因为另一种流行的开始。

圆型的会议桌边围满了穿着深色衣服的人们，几乎每人手里都燃着一根香烟，使屋内更加灰暗。

桌上的三个烟灰缸里烟头已经蓄满，更显得肮脏，但依旧有新的烟蒂往里蓄着。

一双异常白皙的手伸进烟灰缸，拿烟的却是个男人，30岁出

头的年龄，略显清癯削瘦的体格，脸色苍白，坐在圆桌的主位。他缓缓的伸出手掐灭一支烟蒂，又继续点燃了另一支。

顾磊，他的气质和体魄肯定无法用强壮或充满男人力度来形容，有些书卷气而且有一种令人费解的骨子里透出的伤感与孤傲，这些似乎让女人心动，但对男人来说显得太含蓄甚至有些懦弱。

本来他完全可以做自己喜欢和愿意的事，在家里写写文章或歌词什么的，但是莫名其妙中他被推上了文化局所属的星星公司总经理的位置。现在又被卷到这小镇来为了公司组织的这场演出充当“穴头”，面对这一群无理又无法律观念的人们，顾磊的教养似乎是那么的多余。

原本签署的演出合同，这次演出的费用一共可以获得 15 万元，当然因为里面有李西这样的“大腕儿”出场的原因；但是湖兴公司以无数无法成立的理由，拒付了这 15 万，顾磊已经与他们交涉了将近十几个钟头了，依然没有结果，无奈和烦躁笼罩着他。

众人继续沉默着，几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，互相交换着眼神，然后又都把眼光投向顾磊，又是沉默良久……

一个笑嘻嘻的矮小男人首先开口：“顾先生，你们是北京有名的大公司，多多体量我们小地方啦，这钱的方面就不要要求我们了吧，顾先生您看呢？哈哈。”

顾磊显得有些烦躁，抬眼看着那男人接话道：“这不是什么小地方或是大公司的问题，贵方与我们公司是签订合同的……”

那矮小男人打断道：“合同？哎呀，那也就是随便签签而已的，况且你们公司的副总经理赵永卓也告诉过我们，你们京城的大公司不在乎这点钱的，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嘛，而且我们湖兴公司也不缺这点钱，这不是因为要还贷款吗？”

提起赵永卓，顾磊的脸又一次扭曲着，那是京城里一个典型的“胡同串子”，顾磊一手提拔起来的副经理。

如果没有赵永卓就不会有这场莫名其妙的演出，就不会和这群莫名其妙的人打交道，顾磊对赵永卓永远琢磨不透，对于赵永卓

的精明、谦逊包括他高大英俊的外表，顾磊总是在真真假假中和他相处着。

矮小男人捻着两个手指眯起双眼；等待着顾磊，顾磊咽了口气接着自己前面的话：“是的，湖兴公司是个大公司，我明白，体量到贵方需要归还贷款的问题，我们公司的演出利润已经降到最低线，但是演员的劳务方面，贵方不能再有变动了，我们是按照贵方列出的名单请的演员。”

另一瘦高的男人忽然扬声道：“我们提的名单？哼，张司崎你们没请到吧？刘丽梅你们没请到吧？李威威你们没请到吧？就请到一个李西，哼，说实话这个歌星，我们还真是不太喜欢，哼，你看看连票都没卖出去多少……”

瘦高男人一边说话的同时，一边环顾着周围，男人们应声点着头，瘦高男人更加起劲儿地：“我们湖兴公司有的是钱，我们花钱就是为了看看电视里的真人，你给我们请来了几个呀？还想要那么多钱，哼，真是……”

对于这样的语言顾磊似乎有些习惯了，但他心里依旧不舒服，他控制着有些颤抖的手，又一次点燃一根烟，沉声道：“请贵方不要胡搅蛮缠，这次演出是贵公司为了公司庆典组织的内部演出，贵方事先讲好是不对外售票的。我们星星公司是国家直属的文化演出公司，本次演出只限于为贵公司庆典一项内容，不是草台班子来‘走穴’，现在你们毁约在先，居然公开售票；请恕我不能履行演出合同，我现在撤走所有演员，不演了。”

说话间顾磊已收拾了身前的文件。

矮小男人急忙起身，拦在顾磊身前，依旧笑嘻嘻地：“顾先生这样做不合适吧，您，请冷静冷静。”

一个显得很有权威的男人踱着步走到顾磊身后：“顾先生，不演了不行，你这么激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”顾磊止住了脚步。

男人傲慢地看着顾磊继续道：“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的广告已经打出去了，你们不演的话，影响肯定很不好，你说是吧？而且这

个不好的影响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你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们京城的大演员大明星出场要高价，社会上对这种情况都非常气愤，群众会骂你们的……”

周围又恢复安静，顾磊沮丧地再次落座，再次颤抖着燃起一根烟：“我不是什么大演员、大明星，搞这种排场是你们公司为了做广告与我们公司无关，我方只是协办而已。至于要高价的演员也是你们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要邀请的，现在不要拿这些所谓的公众舆论来威胁我。”

权威的男人故作缓和地微笑着：“怎么是威胁呢？嘿，你不演一个试试，这个城市我们公司算是数一数二的，你得罪我们公司，哼，我看你们是不想走出这个小城了。”透着一种无赖与强硬。

顾磊被激怒，打断了权威男人的话，冷冷地一字一顿地：“你们违约在先我可以停止演出，而且我肯定能完整无缺地走出你们这个城市。”他并不懦弱，但他还是太有教养了。

顾磊的强硬使众人再次陷入沉默，他环顾四周掐灭烟蒂……

他冷冷地看着那矮小男人，接着道：“另外，告诉诸位一件事情，李西赶来演出时看到了你们的售票广告，她回宾馆了，提出增加演出劳务，否则，她将拒绝登台。”

众人又是一片躁动……

权威男人接话道：“她、她要多少钱？”

“3万元。”

周围又是一片唏嘘：“哇，李西一个人要3万块呀！”“哇，一个人拿这么多钱啊……”“这算什么呀……”

会议室外的电话台边上站着一个高挑的青年男人，棱角分明的脸、宽阔的双肩，虽然称不上英俊高大，但那一种无形的气质使他潇洒帅气，他就是高征，此次演出的舞台监督。

高征的一切喜怒哀乐都会显示在脸上，因为太年轻，他焦急地对着电话筒喊着：“李西，你不能这样，他们卖票的事情，顾磊事先也是不清楚的，你这不是罢演吗？”

话筒对方传来更加激动的喊声：“对了，姑奶奶就是罢演了，又怎么着吧？你们简直就是骗人，一群骗子……”

高征似乎受不了话筒中那尖利高喊的声音将话筒远离了自己的耳朵。

周围的演员们纷纷看着高征，继而低声地嘀咕起来。大家疑问重重，如果李西不出场对所有的演员似乎都是一种威胁，但大家更关心的却是自己的演出劳务费，也就是他们常说的“储”是否也会泡汤，几个演员努力地凑近高征的话筒。

高征无奈地看着大家，又将话筒拿起深深叹了口气，但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
周围的演员们也安静下来，注意着高征的表情。

墙上的挂钟响起，已经6点半了，高征无力地放下电话。两个嘻嘻哈哈的女演员互相扔着演出用的道具，打到高征身上。

高征气急地：“哎，别玩儿了行吗？边儿去。”

女演员翻着眼睛，嗔怪地：“李大腕儿不来，拿我们出气啊？！”

“好好，我不说了，快准备去吧，别在这儿是是非非的好吗？”高征自己解嘲地显然换了口气。

两个女孩儿嘀嘀咕咕地走开，高征再次看表，又走向电话。

高征拨通了电话，换上了一副笑脸：“喂，李西吗？唉，李西还有半个小时就开演了，您、您还是赶快过来吧。”

李西的声音似乎也缓和了一些：“我的钱呢？顾磊到底加不加呀？钱没谈清楚，我没法儿演出。”

高征焦急地紧接着：“顾磊正跟人家谈你的钱呢，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你还是先到现场再说好吗？”

李西温柔的声音传来：“高征咱们是朋友，我也不是对你和顾磊摆架子，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，挨坑挨多了，还是拿到钱我再出场吧，你能理解我，对吧？”

高征犹豫地点着头：“我？我理解，理解。”

李西紧接着道：“那我在宾馆等着你们送钱来啊。”

电话又挂断了，高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电话的忙音响着，高征突醒，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，自语着：“谁理解谁？我这儿干嘛呢？”

对于李西，高征似乎从来不会使用强硬的态度，只有在自己的女朋友顾艺艺，也就是顾磊的妹妹面前，他才会变成“英雄”。

会议室内，沉闷的谈话依旧继续着……

顾磊缓和了许多，面对众人道：“你们的提议我不能接受，悬殊不能这么大，算我顾磊求你们了，今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，各位老总如果有用得着我顾磊的地方，我一定……”显然他在央求，但依旧掩饰不了他的傲慢。

那权威的男人打断了他，道：“你不要说什么以后了，说现在吧。第一，你们来演出的飞机票是我们出的钱吧，第二，你们在这儿的吃呀，住呀，你看看都是我们出的钱啊。”

顾磊哑然失笑：“刘总，如果没有你们的约请，我们没事儿坐飞机来这儿干嘛？我们跑贵地也不是为了住和吃吧？”

那权威男人烦躁的摇摇手，肯定地接话道：“反正我们不要说那么多、管那么多了，你们公司来谈合约的赵永卓先生，说的比你好多了，赵先生跟我们签约的时候，态度好得很嘛！我们觉得，少个十几万不算什么嘛，怎么你这位顾先生这样小气呢？”

顾磊哑然，他似乎还想解释，但那一群男人们似乎已经厌烦了，顾磊张了张嘴，又停住了，他无力地坐下，一个感觉“胡搅蛮缠”，他感到自己仿佛忽然掉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漩涡中……

那古老的时钟已经指向了6点50分。

台下观众已经基本坐满，一片纷乱嘈杂，人们像服用了兴奋剂般，互相热闹地招呼着，小贩们也在观众中生意兴隆，这里更像老年间北京城里的茶馆，来看演出的比演出的更激动、更有强烈的表现欲。

大幕后的高征依旧守着电话机发愣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让高征